

浅析教育学之“科学病”

蔡志华¹, 沈栩²

(1. 菏泽学院 学前教育系, 山东 菏泽 274015; 2. 江西省教育厅 发展规划处, 江西 南昌 330006)

摘要: 教育学的科学化已有百多年的历史, 但它是否为一门科学, 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因为在唯科学思潮的影响下, 人们往往将科学视为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教育学也只有进化成为科学理论, 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但是科学并不能与真理等量齐观, 科学之外也存在通往真理的可能性。因此, 教育学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 不能局限于经验的科学, 还应以“人”为出发点, 在这个更为广泛的领域内进行探索。

关键词: 教育学; 科学主义; 真理; 人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09)01-0027-04

17世纪以后, 科学及其引发的理性文化开始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精神面貌, 从而对整个社会文化的价值系统、心理结构构成巨大的冲击。科学实证主义的理念、思维方式开始主导社会文化发展的动态, 而人文、社会学则成为科学排挤、批判、渗透的对象。19世纪中叶, 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社会学, 自此以后社会人文学科开始了科学化运动, 以至于在20世纪各门具体学科无不以孔德实证哲学思想为指导, 遵循“量化”、“实证化”、“操作化”等原则及方法进行科学化改造, 追求精确性标准、内涵与体系。教育学的科学化从18世纪开始生根发芽, 至后来似乎发展成为一种趋势——为了“谋生”而将自己委身与科学, 试图以“科学”的形式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首先, 在教育理论的领域中追求精确化与客观化的所谓“真理式”的知识, 并以“规律”、“本质”等来实在化, 再试图建立一套客观知识体系与教育的事实——对应、掌握其规律。其次, 试图以科学化的精确化与语言(如物理学语言)来描述教育事实, 或者把教育理论领域的叙事知识形态以客观逻辑化的语言来构建, 这是典型的以科学建立理论的话语来要求教育叙事话语。再者, 试图把所谓的教育理论的科学理论演化成一套技术原则和操作规程, 或者把教育理论领域的叙事知识形态以客观逻辑化的语言来构建, 这是典型的以科学建立理论的话语来要求教育的叙事话语。另外还有, 以科学理论与技术实践的关系来代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

历史上, 首先具有教育科学化思想萌芽的是苏格拉底。他把教育问题作为客观现象进行研究的的思想, 给日后的教育科学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在教育学研究方法科学化上面, 培根的归纳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后, 教育理论试图突破哲学思辨的固有模式, 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以伦理学、心理学为理论基础, 同时辅以经验, 显示了他试图建立科学教育学的思路。也就从此时, 教育学才真正踏上了对科学的追求之路。19世纪末, 受实证主义和实验心理学的影响, 出现了实验教育学。在拉伊与梅伊曼的共同开创的实验教育学中, 实证论不仅是其中的精神, 更是贯彻到底的原则。将实验方法引入教育研究, 标志着教育理论“科学化”道路上的一大突破。20世纪20年代以后, 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教育实验的研究, 开始主张以教育事实为研究对象, 开始教育事实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费舍尔、佩得森夫妇、洛赫纳。这样教育学的科学化探索, 已从理论基础与方

收稿日期: 2008-08-10

第一作者简介: 蔡志华(1979-), 男, 江西鹰潭人, 菏泽学院学前教育系讲师。

方法论之外围因素转向本体研究。1921年,法国教育学家克里兹施玛尔正式提出了哲学教育的终结的论断,宣判了哲学——思辨教育学的“死刑”。这样,伴随着实验、调查、测量乃至智力测量等实证思维方式、方法在教育领域里的扩张与推广,久居统治地位的哲学——思辨教育学逐渐失去市场,教育价值研究被教育事实研究取代。自然科学方法论成为了教育学科学化的根本性依据与逻辑,以至于著名科学史学家贝尔纳对教育学竟做出如此评判:“过去的教育学只是哲学教育学,而不是科学的教育学。教育学具有科学气味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由于智力测验引进到教育学中了。”^[1]

二

如此,教育学就成为一门科学了吗?教育学若要成为一门科学,必须符合多个基本的设定:

- (1) 任何一个教育事实都有一个因果解释;
- (2) 作为教育理论研究对象的教育事实与现象都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3) 这些教育事实与对象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一定规律可循;
- (4) 研究者要凭借客观、定量的研究方法,把握变量之间的关系,归纳出客观的教育规律。

从这几个基本的设定来分析,教育学并未与科学划上等号。

首先,在人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下,科学的性质具有精确而严格的限制。一切主观思辨、解释性的东西都被拒之门外。因此,科学教育学的倡议者无不主张用经验、归纳、分析的方法解释、说明教育现象。认为教育理论应把教育作为一种事实来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但事实是,教育理论从来也未成为一种纯粹关于事实的学问。奥康纳认为传统教育理论是几种不同类型的陈述——形而上学陈述、价值判断陈述与价值判断陈述的混合体,三种陈述之间没有逻辑联系,除非清除形而上学与价值判断,就还不能称之为科学理论。但问题是,教育理论与形而上学、价值判断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它们之间是剪不断,理还乱。既然教育理论无法与这两者厘清界限,自然也就始终徘徊于科学大门之外。因此,奥康纳一直也未承认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他言道:“在教育上理论这个词的使用容易随便滥用,而在大多数其它场合不那么严谨……,像很多的一类词那样,在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更多的视为了它的受尊重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它严格的叙述含义。”^[2]

其次,我们始终无法从经验上确定日常所认可的“因果关系”就一定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更无法断定一种教育活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我们预期的教育目标。因为,教育涉及的对象是无比复杂的人类世界,不可能如同自然科学一般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建立起绝对的一一对应关系。

基于以上两个理由,科学化并没有带来教育学的繁荣。无论是“哲学——思辨”或是“科学——实证”,教育学一直都饱受质疑。正如布鲁纳所说的:“人们所写的大量的关于教育的东西实质上、形式上和语汇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无论是作为学术成就,还是作为解释,作为交流,作为教学指南,它都是失败的。”^[3]“科学主义”的认知方式使我们陷入了一个这样的怪圈:一方面,教育理论努力追求科学化,希望以“科学”之名为自身正名;另一方面,教育理论的发展却是与“科学”的标准越来越远。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或藐视教育学,或者干脆不予承认。在较有影响的社会综合社会科学刊物中,讨论教育的文章也是少之又少。教育学处境的尴尬可见一斑。

于是,“科学化”从其命题的提出,历经近百年的努力,无论从内涵的定位,标准、方法的选择,都是通过牺牲其自身的存在依据为代价,去换取“科学”的认同。但结果却往往导致教育过程以及内容的平庸,活生生的人被分解成一组组数据。有意义的活动被限定为一系列条件、反应、刺激、行为。而所有的一切都掩盖了教育的主体作为人的丰富内涵,教育变成了毫无人气与生机的机械过程,迷失于种种因果关系必然联系中。

“科学病”由此得名。

三

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应该说,教育学的成熟的确需要科学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摆正科学与真理的关系。如今,教育学再科学化的道路上的种种困境,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追求仅寄望于科学。科学成为教育学中唯一的真理,科学之外似乎就成为了真理的禁区。从认识的视界上讲,由于受传统真理观的影响,仅将目光集中与科学认识真理之上——囿于传统科学理性的框架,未克服直观认识论的局限,将真理问题的探讨仅仅限制于认知性的真理。这种局限使得我们只知科学,而不知其它。结果我们不再把科学理解成可能的知识的一种形态,而是将科学等同于知识。也就是说,科学之外再无其它。科学不再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它已经俨然成为客观世界的代言。世界的真理只有通过科学呈现再面前才是准确无误的。“科学”隐喻了“正确”。

毋庸置疑,科学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将其视为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的原动力并不过分。但是纵观科学史,可以说是一部科学理论不断被充实、修正和更替的历史,科学理论中的错误内容不断被发现和纠正的历史。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化身或真理的同义词,其错误在所难免。波普尔就曾经谈到:“我的著作是想强调科学的人性发明。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使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只有不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4]在他看来,先有人,然后才是人创造了科学。既然人会犯错误,那么这种特性就必然会反映到科学中来。因此,我们在教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始终必须对科学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能将其绝对化。了解科学理论的确具有真理性,但不等同于真理。可惜的是,这一点恰恰也常为陶醉于科学理论辉煌胜利的人所忽视。

另一方面,科学并不能穷尽世界的真理。它绝非通往真理的唯一途径。“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人与物之间的方式,它的作用体现再事物的观察与数量的分析。教育则不然,它是人类的活动,而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化到能让我们有条不紊的解剖、分析、观察、的计算的“生活世界”。要从中得出精确的教育规律,获得确定的教育知识基本上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教育学是超科学的,科学不足以概括教育学。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获得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手段,它凝聚了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全部理解。这种理解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有科学认识方式,日常认识方式,还有人文认识方式和哲学认识方式等。这几种认识方式本无优劣对错之分,它们都是在通往真理的道路所采用的不同方式。方式的不同不能成为它们被拒于“真理”的理由。因此,教育学除了经验科学上的真以外,它还可以拥有审美的真、道德的真、实用与实践的真。真理无穷大于科学,没有理由因为教育学不能成为纯粹的事实学科,与科学的目标相去甚远,就怀疑它无法揭示教育的真谛。

四

鉴于真理与科学不能等量齐观,教育学要摆脱科学病的困扰,重新构建新的真理观实为必须。

大体而言,经典的真理定义是:真理是事物与观念或理智的符合,或者是观念和理智符合与事物。这种“符合说”虽非唯一的真理观,但它在中西传统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唯科学理论范式可以说就是这种符合说发展到极致的表现。其根源就在于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作为认识主体与作为被认识的客体彼此外在,通过认识而得到统一。主体正确反映客体,两者符合,就算是真理。

海德格尔虽然并不否认这种“符合说”,但他认为这种真理观有着严重缺陷:它没有将命题符合事物的内在根据揭示出来,就是说没有具体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主观才会与客观相符。而这一点没有得到说明,“符合”的真理就是可疑的。因为“如果我们要明确提出存在问题并充分透视它,那么就必须将迄今为止关于存在问题的解释清理出来,把通达这种存在方式解说清楚,必须将正确选择一

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的可能性准备好,把通达这种存在者的真正方式勾画出来……,因此对存在问题的解答即是说,使某物存在者——即提问的存在者——在其存在中透彻可见。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称之为“此在”。^[5]

以人为出发点,把真理问题作为存在问题来研究,认为真理就是进行揭示和被揭示的状态。显然,真理在海德格尔这里,已远远超越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论意义,而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真理的处所不在认识上的判断,而在人(此在)对存在者以其所是的样子去解释、去蔽。海德格尔的“去蔽说”颇能给人以启示。在现代哲学、语言哲学、解释哲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就展示了一种较于“符合说”不同的真理观,即民主的真理观。它主张:关键不在于那个所谓的客观世界的终极真理是什么,重要的是主客体相互交往的那个世界,人们所获得的就是关于那个世界的知识,由于有不同能力和知性而导致了不同的认识标准。虽然每一种能力与知性都有局限性、适宜范围、到达深度,但所以的方式都是相互联系的,他们共同参与了知识的形成,是寻求对世界理解的共同体的一部分。

回到教育学上,它作为关于人的学说,所有的真理必然要落于“人”这个基点上。只有“人”才是教育学真理的源泉。因为,我们可以认为教育自身不仅是人类自我认识的目的,而且也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理解程度。人创造了教育的诸种形式,要使自身不断得到超越和进步,必须自我认识为基础进行教育,并赋予教育以理想。如果离开人类的自我认识,教育将无所适从。而教育学作为育人之学,它必须关注人生的培育、人生历程的建构、以及人生意义的实现,成为“关于”人的学说。若非如此,教育学也只能是徒具其表。探求关于人与其相互交往的教育世界之间的关系,探求人如何与他所交往的教育世界融合为一整体,探求人在教育世界中的存在状态的呈现,这才正中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规定。

综上,教育学的发展并不能排除自身理论的“科学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度,“科学”与“科学化”毕竟是不同的,“科学化”的首要条件是教育学必须时刻以自身的学科特点为依据。将其“进化”为科学的想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勉强为之,除作茧自缚外将一无所获。

参考文献

- [1] 张诗亚,于伟廉.教育科学初探[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41.
- [2] 奥康纳.教育理论是什么?[M]//瞿葆奎.教育学:教育与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25
- [3] 布鲁纳.美国的教育理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64:303.
- [4] 卡尔·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哲学选集[M].纪树立,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
- [5] 梅尔·海德格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5.

On the Scientism of Pedagogy

CAI Zhi-hua¹, SHEN Xu²

(1. Dep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2. Planning Office, Jiangxi Provincial Dept. of Education, Nanchang 330006, China)

Abstract: Divisions still exist over whether the century-old pedagogical scientism is of a discipline, as humans, influenced by the prevailing pseudoscience, consider science an only access to truth. Pedagogy can find its way forward merely through developing into pure scientific theory. However, chances are that truth exists outside science that is not always equal to truth. Pedagogy, therefore, can't be confined to experiential science, and it has to seek truth in a wider scope from the viewpoint of mankind.

Key words: pedagogy; scientism; truth; mankind

(责任编辑 裴云)